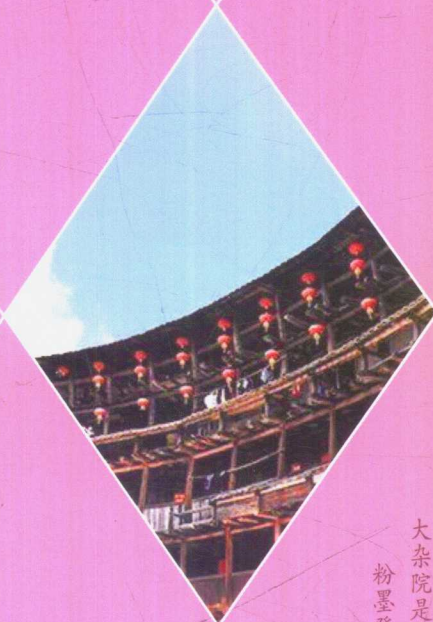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大杂院

罗建明 陈梦莲◎著



人间生旦净末丑

各种行当全都有

大杂院是大舞台

粉墨登场演春秋

一仰一俯一步退

一高一低一株间

退到尽头举目看

原来退步是向前

两眼不观消闲事

双耳莫闻谰谣歌

挥笔写出日月梭

潇洒画出好山河

大杂院

罗建明 陈梦莲◎著

人间生旦净末丑
各种行当全都有
大杂院是大舞台
粉墨登场演春秋

一仰一俯一步退
一高一低一株间
退到尽头举目看
原来退步是向前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两眼不观消闲事
双耳莫闻谰谣歌
挥笔写出日月梭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杂院 / 罗建明, 陈梦莲著. —北京: 人民日报

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115 - 4275 - 5

I. ①大… II. ①罗…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2543 号

书 名: 大杂院

著 者: 罗建明 陈梦莲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陈 红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844

网 址: [www. peopledaily. 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4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5 - 4275 - 5

定 价: 69.00 元

..... 目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她不是个省油灯	3
第二章 从农村到城市	17
第三章 树倒猢猻散	41
第四章 辗转来到大杂院	65
第五章 招生风波	76
第六章 大杂院里闹嚷嚷	83
第七章 人残志不残	96
第八章 海鲜宴	108
第九章 两个职业学校	131
第十章 参加辅导班	155
第十一章 家长学校	168
第十二章 泼妇骂街	189
第十三章 大杂院里的搅不闲	205
第十四章 扑不灭的情火	234
第十五章 新娘的忧愁	254

第十六章	坎坷过后结鸾俦	273
第十七章	兜兜转转的婚姻	304
第十八章	仁爱才是亲人	346
第十九章	婚礼上的哭声	363

引言

人间生旦净末丑，各种行当全都有。
改革开放好时期，意气风发精神抖。
大杂院是大舞台，粉墨登场演春秋。

有人群就有力量，人群数量越大，力量就越强。

有人群就有矛盾，人群数量越大，矛盾就越多。

人群的这个特性，在豫东城东大街 108 号院里表现得特别突出。

108 号院原来是市政府的税务局，有两个大院，办公楼和家属住房彼此分开，中间有一道又高又大的墙，每个院子都有通往大街的大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市政府在城西丘陵地带搞了个开发区，市政府就坐落在开发区的中央，各政府机关也随之搬迁到了政府周围。税务局原址上的房屋拍卖消息一经传出，群众纷纷购买，有三分之二的家属用房和一少部分办公用房很快卖出。房地产开发商秦三川得到消息后，立即把剩下的房子全部买下。他把两个院子中间的大墙扒掉合成一个，本来两个院子就大，这么一合就更大了。他在这里不办企业，而是把房子全部租赁，对租房人不设任何门槛。因此，大院里有培训学校、百货商店、食堂、理发店、缝纫社、服装店、修鞋铺、擦鞋店、医药店、门诊部和形形色色的住户。有长期住户，一租几年甚至十几年；有短期住户，住个一年半载；有临时住户，仨月俩月，十天半月，三天两天，甚至有住一夜、几个钟头就走掉了，人员非常复杂。有的是刚从农村过来，赁房住下寻

找商机，想在城里做生意；有的是临时住在这里，方便孩子上学；有的是在城里找到工作的农村大学毕业生，在这里暂时过渡；更有些房客是逃婚的，私奔的，企业大老板包养的，甚至有些小姐单身一人住在这儿，搞暗地交易，做不扎本而求大利的买卖。

这个大院子里的人各自为政，各干其事，没有专人管理，没有统一要求。这么多人混居在一起，这么多行当交织在一起，它的乱乎劲儿可想而知。这真是：

人来人往攘攘熙熙，
大喊小叫从不停息。
嗡嗡乱响昼夜不息，
混乱局面没有止息。
流动人员的庇护所，
各色人等的栖息地。

第一章 她不是个省油灯

贼怕警察兔怕鹰，不讲理人怕论争。

尽管不是省油灯，真理面前得听从。

六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豫东城东大街 108 号大院的门卫马自朋就起了床，惺忪着眼，趿拉着拖鞋，漫不经心地向大门走去。他刚开了一个门缝，就看见一个黑影出现在他面前，他急忙把大门关上，心扑通扑通地跳，头上不多的头发好像直了起来，身上也好像没有魂儿似的。他还没有转过身，外面的声音就传过来：“你为啥不开门呀？像乌龟似的，一伸头看见人了，就赶快缩回去。”

马自朋听出是杨声的声音，立刻松了一口气，心情平静了下来。他一边开门一边说：“你这个该死不死的東西，可把我吓死了。”他走出门外，仔细打量着对方，说道：“你摸着黑起来就跑出去干什么呀？出去了还再把门关上，像个贼似的。”

杨声说：“是贼也不会偷你，你有啥可偷的？偷你的苦楚皮，还是偷你的白毛尾？”

马自朋没有说话，杨声继续说：“我问你，你不是说你的大门上不让挂任何牌子吗？理由还挺多的，什么院内门户多，大门旁面积小牌子挂不下，不让谁挂谁都不满意，而且都想挂到显著位置，都想挂大牌子，因此谁都不能挂。你说得头头是道，可是现在人家把牌子挂出来了，而且还这么大，你连个屁也没放，不是吗？”

马自朋抬头一看，啊！真有个大牌子挂在大门口左边。他不由自主地说道：“哎呀！这是啥时候的事呀？昨天下午还没有呢，我真的不知道，一点儿都

不知道。”

杨声：“你不知道？鬼才相信呢！你要不答应，他就不敢私自在这里挂。”

杨声的话从内容上看，有说服力、咄咄逼人；从说话的口气上看，不卑不亢、通情达理；从表情上看，面带笑容、温馨自若。对他的话马自朋没怎么在意，可他心里却很诧异：怎么一夜之间就冒出个大牌子呢？他仔细观察着这个牌子：“宇宙各科培训学校”，白底红字，特别醒目，虽然天不太亮，但傲视其他各色，尽管在白天它有逊于红色，可是在夜幕的朦胧中，它却是一枝独秀，任何颜色在它面前都自愧不如。他又说了一句：“是呀，这能是谁的呢？”他的话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站在他旁边的杨声说的。两人说着话走进了屋里。

杨声说：“你也不用装疯卖傻，阴一套阳一套地装着不知道。我现在才算看明白了，你已不是过去的你了，你也大变样了。我很理解，现在不是改革开放吗？国家改革开放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实际上就是为了多挣钱。国家有钱了，国家不就富了吗？咱们老百姓有钱了，咱们不就富了吗？生活就可以改善了。我很理解这个办法，我一百个拥护，一千个支持。我看你呀，也在改革开放……”

马自朋插话：“你又在开玩笑，改革开放是国家的行为，咱们个人改什么革呀？开什么放呀？我如果真的改革开放能挣到钱，当然也愿意改革开放。”说是这么说，他对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还不清楚，更不知道自己如何改革，如何开放。

杨声：“你不打自招了吧？”

马自朋：“我自招什么呀？”

杨声：“你说只要改革开放能挣钱，你也干。”

马自朋：“对呀，我是这么说了。”

杨声：“你不但这么说了，你还这么干了。”

马自朋：“你又在瞎扯了，我什么也没改，什么也没开，我还是我，前天是这样，昨天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依然如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杨声：“你真说对了。你必须承认，你也实行了改革开放，这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马自朋：“我不清楚，也不明白，而且你越说，我越糊涂。”

杨声：“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问你，你手里拿的啥？”

马自朋：“钥匙，这个大院的钥匙。”

杨声：“这就是你的身份，你的责任，你的权力。”

马自朋模模糊糊地认为杨声的话有道理，但对他的深层次意思，他也不很清楚，只是默不出声。杨声接着说：“你是整个大院的总管，连出出进进你都管着，像在这里办学、挂牌子的事，不经过你他能办吗？”

马自朋：“我还真不知道。”

杨声：“咱们大杂院最近有新来的住户吗？”

马自朋：“有哇，一个姓常的，女的。对了，她说她打算在这里办培训班哩。嗯，很可能是她挂的牌子。”

杨声：“啥很可能呀？肯定是她！你不让别人挂牌子，而让她挂，你会让她白挂吗？这就是你改革开放的做法。”

马自朋：“怎么改，怎么开？”

杨声：“改你过去的犟脾气。过去你是认死理，一头撞到南墙上，天打雷轰都改变不了你的拗劲。可是现在你改了，过去不让挂牌子，现在却让她挂了，为什么呢？你也实行改革开放嘛。当然啰，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多赚钱，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过好生活。你也是一样，你让她挂也不是凭白无故的……”

马自朋越听越不是滋味，听着听着他倒成了收了贿赂以后让她挂的。他心里有些不安，可是他与杨声是多年的诤友，他对杨声的人品绝对信任，即使杨声说些不符合事实的话，也是不了解情况，属于误解，绝不是有意诬陷。马自朋不生气，也不反驳，而是再追问些问题，看他的误解有多深。他故意发问：“你认为我为啥让她挂呢？”

杨声的情绪上来了，他认为马自朋默认了自己的受贿，他精神焕发，劲头十足，鼓着勇气，提高了嗓门：“很简单，那还不是钱！”

马自朋仍然装迷瞪，若有所思地说：“啊，钱。”

杨声说：“现在挣钱成光荣事啦，只要能挣钱，就是有本事，上级不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这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先有钱。当然，这个有钱绝不是让你偷，让你抢，而是让你挣，你挣来了，你就有钱了，你就富起来了。上级叫大家都改革开放，就是叫大家都能挣钱，都富起来。”

马自朋继续问：“你看得多、听得多、懂得多，你说说咱们平民百姓咋改革呀？改什么呀？咋开放呀？怎么做才是开放呀？”

杨声：“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不过咱老弟兄俩，说到哪儿哪儿了，说得对也好，错也好，说错说对都拉倒。”

马自朋：“这才叫知心呢，这真是人有朋友千万个，就是难寻一知己。”

杨声：“按我的理解，改革开放就是冲着挣钱的目标，去掉那些对挣钱不利的东西，老往有利于挣钱的思路上想，老往有利于挣钱的路子上走，啥办法有利于挣钱就用啥办法，啥门路有利于挣钱就采取啥门路，去掉过去的老一套，采取灵活办法，挣更多的钱，这就是改革开放。”

马自朋：“老兄，谢谢你给我解释，使我明白了改革开放的意思，我将在生活中继续理解，争取早日实行改革开放，我也想富起来，而且想早日富起来。”

杨声：“我早就理解了，没有改革开放的思想，按你原来的脑筋，你不让别人挂牌子，为什么叫这个挂呀？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马自朋：“你说我不一样看人啦？”

杨声：“对，你就是改变了做法，灵活了，也实惠了，先实惠，后灵活，得了实惠，办法就灵活了，过去不让做的现在就让做了。你这种办法我赞成，任何人做事都是为了得实惠，具体说就是钱。挣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国家没钱怎么发展、怎么强大？百姓没钱怎么富裕、怎么过好生活？不过，挣钱得付出，不付出就不会有收入。这个付出是各方面的，做个营生、出个主意、想个办法、出个点子、行个方便等等都是付出，都可以收取报酬。”

马自朋已经醒悟，他彻底明白了杨声的意思，他没做解释，只是很客气地对他说：“你对改革开放比较了解，但你对我还不够了解。”

杨声看着马自朋的情绪有些不高，脸色低沉了，言语少了，老低着头，眼皮耷拉着，眼珠子一动也不动。凭着多年的经验，杨声知道这是马自朋不高兴的反应。他说了声“我去散散步”，就离开了马自朋。

马自朋没有生杨声的气，但杨声含沙射影地说他受贿，他感到很冤屈。天已经大亮，他凝视了一下挂在大门左边的大牌子，白底红字，闪闪发光，瓦亮瓦亮，他不由自主地对挂牌人产生一种怨气：怎么不吭气就挂这里一个大牌子？破坏了“不在门前挂牌子”的规矩，打破了各个培训班的平静。他倏然脑子涨得像斗，心里乱得像麻，两眼发黑，模模糊糊看见一群人站在他周围，吵吵闹

闹、指手画脚，有的高声叫喊，有的口喷唾沫，他隐隐约约听见对他的责怪和质问：“为什么你让别人挂牌子不让我们挂？你这个偏心眼的老头儿！你这个不平等待人的老头儿！我们也要挂，不让我们挂不行，咱们去法院说理去，平时都说你公正大方，不偏不向，我们平时高看你了，这回我们真是认清你了！……我们还得挂，你也得让我们挂……”马自朋窝了一肚子气，恼恨之下，唰啦把大牌子取了下来，一把把它放在自己住室的门口，等待着牌子主人的到来。

马自朋，60多岁，中等个子，稍微偏胖，花白头发没有几根，经常不戴帽子，脸上皱纹不多，气色很好，红光满面，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60多岁的人。他风度大方，气量豁达，与人交往坦坦荡荡，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日常琐事的恩恩怨怨。他的妻子已去世多年，两个女儿已出嫁，一个儿子也已成家立业，儿子和儿媳待他都很好，都想好好伺候老人，让他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但他说啥也不愿意让他们养活，坚持另立火灶，自力更生。儿女们拗他不过，只得顺其自然，让他单独生活。

马自朋从小失去父母，是奶奶把他养大的。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上学，初中毕业后应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里立过二等功，当上了排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转业回到地方后，他被分配到市机械厂任总务处副主任，专抓各个车间的原料供应工作，对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一丝不苟，领导和同事都很满意，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马自朋性格倔强，刚正不阿，不会见啥人说啥话，不会随机应变，不会随波逐流，不会见风使舵，更不会溜须拍马，也不会阿谀奉承。对待上级与下级一个样，对待当官的与平民百姓一个样，对待彪形大汉与弯腰瘸腿的一个样。这种人性格就像一把双刃剑。在领导层，那些以权谋私的人，都会对他否定，说他思想僵化，没有改革创新精神；对规章制度，他死搬硬套，不会灵活运用；对周围的人，他说话僵硬，不会团结群众。但是，那些不谋私利一心为公的领导却非常喜欢这种人。在群众方面，绝大多数都认为这种人是好人，他不为名、不为利、不为自己，一心为别人、一心为大家。只有那些好占小便宜的人，尤其是那些想通过他沾些光而没有得逞的人，却说这种人不讲面子，没有人情味，是一个六亲不认的人。有些好心人劝说他，让他改进方法，办事活道一些。他当面也答应改，但办起事来依然如故。大家都说这是他的禀性，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机械厂停办以后，恰逢东大街 108 号大院初具规模，他被大杂院老板秦三川聘请过来，主要工作是门卫，兼管一些空房钥匙保管和零星的收房租工作。

秦三川虽然学问不大，但很有脑子，很会想办法，有超前精神。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放宽了，办法变活了，他以办学的名义贷款，在城周围购买了五百多亩地，又通过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办法把土地变成生活用地。他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了二十栋商品房大楼，每栋楼十八层，每层六户，每户三室两厅，居住面积一百三十平方米。所有楼房全部出售完毕，他赚得盆满钵满，成为全城第一个暴发户。108 号大院拍卖时，他首先出了当时来说极高的价格，其他欲购者谁也不再出价，这个大院很轻松地成了秦三川的私有财产。

秦三川思想比较超前，他意识到很快就会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涌进城里，他们亟须解决的是住房问题。他把大院里的几百套房间用作出租房，发传单，贴广告，大力宣传。不到一个月时间，绝大部分房间都租了出去，有的长年租用，一交就是几年的租金。

客户租的用途各有不同，有的办知识培训班，有的办技术培训班，有的开门店，有的开食堂，有的是家属房……不管你干什么用，只要出房费就可以住房。因此，大院里除了比较固定的长年客户外，还有不少流动客户，有的租用三两个月，有的租用半月四十天，还有的只租十天八天，也有今天来明天走的匆匆过客。

交往在讲理，事多在疏理，企业在管理，管理在用人，用人在知人，要做到知人善任，必须有知人之明。秦三川虽然学历不高，但他在企业管理方面，还是有渊博的学识的。他非常清楚，这么大的院子，这么多的房子，住房的又是这么复杂的人群，没有一个忠心耿耿的、有管理水平的、责任心很强的人做管理工作是不行的。他在所有停办企业里五十岁以上的退职人员中挑选，他查经历，查职业，询问责任心，询问群众反映。他反复考查，多方论证，认真比较，又进行面试，最后选住了马自朋。

马自朋在大院里什么都管，但很多实质性的问题他又不当家。因为他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所以，不管什么事，也不管他能不能当家，他都要管，而且还要认真地管，一管到底。因此，他是大杂院的总管家，人们习惯称他“大老总”或“马老总”。

常姮本来是知道不让在这里挂牌子的，但她这个人是个倔脾气，一脖子拗筋，满脑子别劲，爱出风头，爱搞特殊。别人都要干的，她偏不干；别人都不干的，她偏要干，而且一干就得干成。不少问题，别人干不成而她能干成，这也是个事实。对她来说，没有办不成的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她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充分利用人际关系，尤其是在运用女人优势方面，她绝对是个高手。在大门前挂牌子的问题上，她认为这是小菜一碟，不成问题。因此，尽管知道不让挂，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它挂起来了。

马老总当然不同意在这里挂，他把牌子取下来，放到屋里，关住门看起了电视。不一会儿，他听见外面一个女人的声音：“谁把我的牌子取走了？真是缺德，刚挂上的牌子就取走，这是我办学的招牌，没有招牌怎么办学呀？这里的人真差劲！”声音越来越近，最后这句话一落音，接着就是“咚咚”两声敲门声。他问：“谁呀？”起来就去开门，又听见外边的声音：“我来问你这个看门的，我刚挂上的招牌就被取走了，看来你这个看门的没一点儿用。”

马老总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刚入住的常女士。没等他说话，这女人一看见她的招牌就问：“我的招牌怎么会在这里？是谁把它拿到这里啦？”

马老总：“是我把它取下来拿到这里的。”

常女士：“你怎么不吭气把我的招牌取掉呢？”

马老总：“你怎么不吭气就把招牌挂到那儿呢？”

常女士：“我怎么不吭气？我是得到老板同意的。”

马老总：“我不知道，老板同意不算数。”

常女士：“你是什么人呀？老板雇用的人不听老板的，你不想在这里干了是吧！”

马老总生气了：“我就是不想干了，赶快让他辞退我，他今天上午辞退我，我下午就走。”

常女士：“你为啥取我的牌子？”

马老总：“因为那里不让挂牌子。”

常女士：“为什么不让挂？”

马老总：“因为大家都想挂，地方小，挂不下，所以都不挂。你也不想想，人家来得那么早都没有挂，你来得这么晚却上个大牌子，你就不感到自己有些特殊吗？如果那里让挂牌子，早就把地方占满了，哪还有你的地方？大家商量

好的，说不挂都不挂，大家都没意见，而你一来就挂上个大牌子，连个气也不吭！”

常女士：“你又说我不吭气，我不但吭气，我是吭了大气，我是得到秦三川大老板的同意的。”

那么她是如何得到大老板秦三川的同意的呢？

常女士叫常姮。她来大杂院的目的是利用这里的房子举办培训班。她入住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筹备办学事宜。关于挂招牌的事，她也听说不让挂牌子，她知道如果征求马老总的意见，他肯定不同意。很多人劝她不要挂，大家都不挂，让她自己挂是不可能的。但她不这么想。她不管别人只顾自己，只要自己想办的事，就一定得办成，能办成的办成，不能办的，想尽一切办法也得办成。为了挂这个招牌，她直接打电话给秦老板。电话接通以后，她说：“秦老板吗？我是新住进大杂院的住户，我叫常姮，我比你年纪小，我就叫你三川哥吧。三川哥，我想办件小事，想请你同意。”

秦三川：“啥事呀？请说吧。”

常姮：“我在这里办培训班，想在门口挂一个招牌……”

话没说完就被打断，秦三川说：“这事儿你与马老总说就行了。”

常姮：“你还不知道马老总那种别脾气吗？他是不会让我挂的……”

秦三川：“既然他不让你挂，你就别挂好了，又不是你自己，别人不挂，你也别挂。好吧，挂啦。”常姮再叫也不回应了，她只有无可奈何地摁断了电话。她自言自语道：“电话不行，得亲自去找他，我不信连这个小事他都给我办不成！”

秦老板有两个卧室，一个是家里与妻子住在一起，另一个在办公室里，放的双人床，但他一个人睡，虽然是为妻子准备的，但他妻子从来就没有在这里睡过。他有时在家里睡，有时在办公室睡。有时候一连几天，甚至半月二十天他也不回家睡一次，他对妻子说他工作忙，不要管他住在哪里。妻子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她的任务就是侍候公公婆婆和照顾孩子，对于丈夫的事她从来不管。她对吃得这么好、住得这么好、想穿啥买啥、想要啥买啥的生活非常满意。秦老板待她很好，对她无微不至地关怀，钱让她足够花，衣服让她光买好的。为了不让她劳累，还给她雇了一个保姆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照顾爹娘都由保姆负责，她光当她的掌柜的，有啥事吩咐保姆去干。她对丈夫的要求是好

好照顾自己，经常在外吃好休息好，别太累了，她的遗憾是丈夫经常不在家，不能经常照顾丈夫。

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秦老板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他从门缝里仔细观察了一下，来者是个年轻女人，他没见过这个女人。他心想：“这是谁呢？生人怎么知道我的办公室？”

是的，来敲门的人，尤其是晚上来敲门的人，基本上都是熟人，生人有事都去找马老总了。不管如何，既然来了，还是个女人，一个年轻女人，就让她进来，看她想干什么。

秦老板一开门，离门不远处站着一个女人，她开口说道：“你是三川哥吗？没见过吧？我叫常姮，是新来的住户。因为挂招牌的事我曾给你打过电话，因你不了解情况，事情还没有解决。”

秦老板被“三川哥”叫得晕乎乎的。使他晕乎的不是这三个字，而是她那温软柔和的声调、暧昧的表情和令人销魂的眼睛。他心不在焉地说道：“啊，啊，请进，请进，你就是常姮。”

常姮走进秦老板的办公室，两只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射着室内的一切设施。靠窗户放着老板桌，上面有台灯，日历和电话机；窗台上有盆景，青山绿水很养眼；还有一个玻璃缸，微波涟涟伴游鱼；沙发靠墙两边放，柔软舒服如睡椅；墙壁雪白如涂粉，地面干净如水洗；门后有一个书报架，放着报纸和杂志……她饶有兴致地环视了一番，秦老板微微躬身，右手掌展开平伸，指着沙发说道：“请坐。”两人对面坐下后，常姮先开腔：“你认识我吗？”

秦老板：“不认识，但听说过。”

常姮：“听谁说的？”

秦老板：“听朱局长说的。”

常姮：“啊，这里就你一个人哪？”

秦老板：“我一个人的办公室，不是我一个人，还能几个人哪？”

常姮：“是的，一个人，清静，但也寂寞。正如人们常说的：白天欢欢乐乐，晚上孤独寂寞；白天说说笑笑，晚上清静无聊。”

秦老板：“你一来不就不寂寞了，也不无聊了？”

常姮说他寂寞就是希望他下一句就让她来陪他，果然他这样说了。但她捉摸不透他的话是句玩笑话呢，还是有别的意思，她还没摸透他的心，她还不能

冒失，万一他不是那号人，话说岔了，今后就不好打交道了。她说罢“寂寞”以后，他接话接得这么快、这么干脆、这么直截了当，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两只滴溜溜的大眼睛，像两泓潋潋的湖水，激荡着阵阵秋波，一直媚进他的心窝。他像哑巴似的，傻着眼，怔着脸，一动不动，好像全身瘫痪了。就在两个人默默地交换着眼神时，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秦老板接住电话，说了几句话，只听见他的最后一句是：“我马上回去。”他放下电话说：“对不起，我的儿子得了急病，高烧不退，我得马上回去带他看病，你有啥事快说。”

常姮：“我在电话里已经给你说过了，还是我挂招牌的事，我得挂个招牌，不挂招牌谁会知道我要办培训班呀？”

秦老板：“这事还叫我管？有马老总管，我不能管这事。我管了这事，他管什么呀？我把他管的事管了，他反而有意见。再者，其他人都来找我，我能忙得过来吗？你去找马老总，这事你与他商量着解决。”

常姮：“马老总不好说话，与他商量不好我才来找你的。我刚来你的大院，第一次跟你打交道，就这么一件小事，对你来说只是说句话，不劳你大驾，就这你就不肯帮忙，你要知道，你的嘴唇一动，对我们来说，如同万钧之力，对你无足轻重，对我们就帮了大忙。我恳求你不要让我白跑一趟，请你说句话，让我把牌子挂上，我第一次来求你，请你不要驳我的面子。”

秦老板：“请你不要为难我，我不是不给你面子，也不是我不同意你挂，而是马老总那里过不去。”

常姮：“那他算厉害了，老板说了话还不算数，他怎么那么大的权力呀？是谁给他的呀？”

秦老板：“是我给他的，是他管的事，我说了也不算数，非他说话不行，他有个牛脾气，有时候我得听他的。”

常姮：“你怎么用这样的人，若是我早把他开了，有多少好样的不用偏用他？”

秦老板：“你不懂，管理企业你没有经验。他是很难得的人才。”

常姮：“你说说他哪一点难得，让我领教领教。”

秦老板：“首先是他认真负责，勤勤恳恳，每天都把工作完成得特别出色；其次是他平等待人，从不厚此薄彼；第三，这一条是我最欣赏的，是他不折不扣